

## 第 5 章 如何理解和表达? (下)



### 三、如何表达?

---

在理解了原文的前提下，表达得好坏就取决于译者的文字水平和适当的训练了。文字水平的提高要靠长期的积累，其修养没有止境。为什么还要强调适当的训练呢？非常奇怪的是，即使是文字水平很高的人，若经过适当的训练，也往往做不好翻译。我们经常会发现这么一种现象，一个作家兼翻译家，其创作和翻译的文字水平判若两人。作为初学翻译的学生，情况则更是如此。平常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一般都能自如地表达，但一到做翻译的时候，一句简单的话都可能译得别别扭扭。为什么呢？归纳起来，无非是受

了原文字句表层结构的影响。有人说,翻译是科学,也有人说,翻译是艺术。实际上,两种说法都对,就看从哪个角度来说了:从理解原文的角度说,科学的成分可能多些;从表达的角度说,艺术的成分可能多些,尤其是文学翻译。正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同一个原文,不同的译者,其翻译文字的水平会很悬殊。艺术的成分,往往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靠的是悟性,而这一点翻译教材所能做得非常有限。本章仅就英译汉表达过程中如何摆脱原文结构的束缚,介绍三种训练方法。

### (一) 情景法

翻译作品中最常见的毛病就是翻译腔,有人称之为“译文体”或“欧化”译文,即译文使用的是汉语的字词,但却是英语的结构。学外语的时间愈长,对欧化汉语的承受力愈强,本来不通顺的句子到后来似乎也没多大不妥了,甚至严重影响到汉语的写作。看看现在的报刊,就知道这种译文的危害有多大。请看下面的例子:

1. Wait here until I come.  
在这儿等到我来。
2. The earth rotates as it travels through space.  
当地球通过太空时,它在转动。
3. Jobs kept insisting that the machine should look friendly.  
乔布斯一直坚持电脑的外形必须友好。
4. I will wear no clothes which will distinguish me from my fellow-men.  
我不喜欢穿那种使我显得与众不同的服装。
5. The murderer ran away as fast as he could, so that he might not be caught red-handed.  
凶手尽快地跑开,以免被人当场抓住。
6. Prefer the short word to the long; prefer the familiar word to the fancy; prefer the specific word to the abstract. (*The Word—An Associated Press Guide to Good News Writing*, Rene J. Cappon, 1982)  
宁要短的词,不要长的;宁要通俗字词,不要花哨的;宁要具体的字词,不要抽象的。

以上6个句子的翻译,均摘自正式出版的著作、词典或翻译教材,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翻译腔。稍作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出,例1的翻译是受了until的影响;例2的翻译是受了as的影响;例3的翻译是受了friendly的影响(当代英语中,有许多-friendly构成的短语,比如reader-friendly, customer-friendly等,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就译成“读者友好的”“顾客友好的”);例4的翻译是受了which引导的定语从句的影响;例5的翻译是受了as...as结构的影响;例6的翻译是受了prefer...to...结构的影响。显

然，翻译腔的毛病源自机械地对号入座。在漫长的英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已经建立起一套稳定的对应关系，一到翻译的时候，这种对应关系便给自动激活了。比如一见到 if 就自动转换成了“如果”；一见到 when，就转换成了“当……的时候”；一见到 so...that... 就转换成了“太……以至于……”；一见到 too...to 就转换成了“太……以至于不能……”；一见到 more than 就转换成了“比……更……”；一见到 and 就转换成了“和”，如此等等，翻译似乎像套数学公式一般。因此，翻译要做得好，就是要设法打破这种对应关系。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认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吃透原文的意思后，将句子放到一边，尽量不去想句子的字词和结构，而是将这句话还原于生活，即想象一下，在同样的语境中我们平时是怎样说这句话的，再用自己的话写下来。我将这种训练方法取名为“情景法”。

有一次，我给学生上精读课讲到 Pearl S. Buck（赛珍珠）写的一篇“Christmas Day in the Morning”，里面有这么两句话：He woke suddenly and completely. It was four o'clock, the hour at which his father had always called him to get up and help with the milking. 根据我的经验，要是叫学生将其翻译成汉语，在第 1 个句子上可能会遇到困难。所以，我前后叫了几个同学翻译这个句子。结果正如我所预料的一样，学生都卡在 completely 这个副词上了。比如有学生将这句话译成“他突然完全醒了”。这样译对不对呢？当然对，并且也没有怎么不通。但读读原文，再读读译文，又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像。于是我要学生假设一下：在同样的情形下，“我”会怎么说这句话呢？我对学生说，要是我的话，就可能会这样说：“我突然醒来，一点睡意也没有了”，或者说“我突然醒来，再也睡不着了”。因此，整个句子就可能译成：“（夜里）他突然醒来，一点睡意也没有了。看看钟表，恰好是凌晨四点整。往常，他父亲正是在这个时候叫他起床帮忙挤牛奶。”这是一个简单但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读者不妨尝试用情景法来改译上面 6 个句子，相信结果会大不一样。真正翻译得好的句子，就应该像是地道的中文写作。一些翻译名家，之所以能翻译得那么自然、妥帖，秘密就在于他们善于化解原文的表层结构，按照汉语的习惯重新组织内容。请欣赏下面的例子：

1. He had left a note of welcome for me, as sunny as his face.  
他留下一封短信，对我表示欢迎；那信写得热情洋溢，一如其人。（黄邦杰译）
2. These alterations of mood were the despair and joy of Ethan Frome. (Wharton, *Ethan Frome*)  
她这种一会儿一个情调，叫伊坦时而灰心时而高兴。（吕叔湘译）
3. Miss Brooke had that kind of beauty which seems to be thrown into relief by poor dress. (George Eliot, *Middlemarch*)

布鲁克小姐的姿色，在素淡的衣衫衬托下，反而显得格外动人。(项星耀译)

4. For twins they are very dissimilar. Colin is tall and active and Johnny is short and middle-aged.

孪生兄弟本应相似，然而不然。科林高而活跃；约翰矮而老成。(翁显良译)(这句话或许还可以倒过来说，比如：“科林高而活跃，约翰矮而老成，很难相信他们是孪生兄弟。”)

5. “I do, and a sillier old lady I never met in all my life.” (Mitchell, *Gone with the Wind*)

“知道，一个傻老太婆，我一辈子也没见过第二个。”(傅东华译)(这句话或许还可以译得更简略些，比如：“知道，见过傻老太，但没见过这么傻的。”)

## 5

## (二) 回避法

人们在母语的环境里学习外语的过程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即是一个建立对等关系的过程。比如我们开始学英语，见到 book，就将它与“书”画等号，见到 teacher，就将它与“老师”画等号，见到 good，就将它与“好的”画等号，见到 better，就将它与“更好的”画等号，见到 best，就将它与“最好的”画等号。为什么呢？双语词典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嘛。如果是单语外文词典，也会下意识地在大脑里转换成母语中某个“相当”的词语。但词典翻译与行文翻译相去甚远。例如：将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译成“诚实是最好的政策”，也不能算错，但汉语中习惯的说法则是“诚实为上”。再看看“我们破例给 2% 的佣金，不能再高了”这句汉语，中间没有任何“好”字，却可能译为：We will give a 2% commission as an exception. This is the **best** we can do. 可见，翻译中如何措辞，语境最为关键。英国伦敦语言学派创始人 J. R. Firth 曾说：“Each word when used in a new context is a new word (同一个词用在不同的语境里就是一个不同的词).”<sup>1</sup> 因此，理论上说，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里就应该有不同的译法。但初学翻译者最大的敌人莫过于习惯性对号入座，而这种对号入座的陷阱是无处不在的。我们不妨在这里做个实验：

- 1) in fact
- 2) of course
- 3) as a teacher
- 4) most of us
- 5) one of the best
- 6) to a great extent

1 J. R. Firth. *Papers in Linguistics 1934-195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190.

- 7) in the past five years
- 8) for the same reason
- 9) the nature and seriousness of the illness
- 10) I accept your challenge.

看到上面这组词语或句子，你的脑子里是不是在翻译？你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几乎和下面的翻译一模一样？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一点也不奇怪。但如果你每次都这样千篇一律地翻译，那就太不幸了。

- 1) 事实上
- 2) 当然
- 3) 作为一个教师
- 4)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
- 5) 最好之一
- 6) 在很大程度上
- 7) 在过去的5年里
- 8) 出于同样的原因
- 9) 疾病的性质和严重程度
- 10) 我接受你的挑战。

由此我认为，打破对号入座的习惯是学好翻译的第一步。要打破对号入座的习惯，就是要敢于放弃最初出现在脑海里的译文，而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比如语体有雅俗之分（还包括口语与书面语、白话与文言的区分），语气有强弱之别，色彩有褒贬的差异，句式有陈述、疑问、反诘、感叹、正说、反说、主动、被动等等的不同。最后在众多备选译法中选出最佳译法。这种训练方法不妨称之为“回避法”，即尽可能回避采用最初想到的译法，因为最初想到的译法一般都不会是最佳译法，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妙译只是极个别的情况。请看下面的例子：

- 1) and for some reason（尝试放弃使用“出于某种原因”的译法）
  - (1) 鬼知道
  - (2) 天晓得
  - (3) 你懂得
  - (4) 不得已
  - (5) 头脑发热
  - (6) 事出有因
  - (7) 难言之隐
  - (8) 冥冥之中
  - (9) 鬼使神差
  - (10) 阴错阳差
  - (11) 造化弄人

- (12) 说也奇怪
- (13) 情有可原
- (14) 无风不起浪
- (15) 莫须有的罪名
- (16) 天有不测风云
- (17) 说来也不奇怪
- (18) 然而, 不知怎么搞的
- 2) Of course (尝试放弃使用“当然”的译法)
- (1) 自然
- (2) 那是
- (3) 废话
- (4) 可不
- (5) 不客气
- (6) 还用说
- (7) 没的说
- (8) 你说呢?
- (9) 所言极是
- (10) 理所当然
- (11) 君子一言
- (12) 愿意效劳
- (13) 我敢打赌
- (14) 我是谁啊
- (15) 包在我身上
- (16) 那是必须的
- (17) 明摆着的嘛!
- (18) 地球人都知道
- (19) 要的(四川话)
- (20) 这是铁板钉钉的事
- (21) 喳!
- 3) Of course not (尝试放弃使用“当然不”的译法)
- (1) 没门!
- (2) 没戏
- (3) 荒唐!
- (4) 扯淡
- (5) 瞎说
- (6) 脑残
- (7) 拉倒吧

- (8) 死心吧
- (9) 不可能
- (10) 怎能呢?
- (11) 凭什么?
- (12) 去你的!
- (13) 想得美!
- (14) 做梦吧
- (15) 臭美
- (16) 想都别想
- (17) 没商量
- (18) 谁说是了?
- (19) 怨难从命
- (20) 异想天开
- (21) 天方夜谭
- (22) 白日做梦
- (23) 少来这套
- (24) 没谱的事
- (25) 明知故问
- (26) 此言差矣
- (27) 非也, 非也
- (28) 开什么玩笑
- (29) 开国际玩笑
- (30) 脑袋被门挤了
- (31) 亏你还想得出来
- (32) 有你这样说话的吗?
- (33)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 (34) 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 (35) 请便 (用来回答: Do you mind...?)

以上是我根据课堂实验整理的例子。我要学生用 brainstorming (头脑风暴) 的方法, 想象各种潜在的情景和翻译的可能。结果, 思维定势打破了, 学生便焕发出如此大的创造力! 情景法和回避法有交叠的部分, 前者侧重在如何摆脱原文句子或短语结构的影响, 后者侧重在如何打破选词用字的惯性, 若能善加运用, 可极大提升翻译的质量。我研读过赵元任、傅东华、吕叔湘、夏济安、杨必等前辈的翻译。我发现, 一个简简单单的词, 在他们的笔下却常常有出人意料的译法。我们如果不打破对号入座的习惯, 译文轻则语句不通, 重则影响意思的传达。请看下面两个例子:

1. "In any case, we can go back to our old ways next January," I say, "China will be

waiting for us. China will be always there to take us back.”

I check Kevin's profile. He has decided to wait me out. It is his **standard strategy**, with good reason; it works nearly every time. When we disagree, he clams up, stands back, and lets me trip over my own feet. (p.9)

“无论如何，明年一月，咱们就一切照旧了。”我说，“中国会在那儿等咱们的。中国总是在那儿欢迎咱们。”

我再度打量凯文的脸色，看来他是打定主意等我演说完毕了。这是他对我的**标准策略**，理由很充分；几乎每次都见效。每当我们意见相左，他就咬紧牙关不开口，往后一站，等我自己把自己绊个狗啃泥。(第10页)

原文选自 Sara Bongiorno 所著 *A Year Without "Made in China": One Family's True Life Adventure in the Global Economy*。这是同事给我推荐的一本书，很有趣的一个故事，但我看了某个中文译本后非常失望。这一节写的是女主人公劝说其丈夫在他们家里进行为期一年的“没有中国制造”的试验。译文中的“标准策略”就是典型的对号入座的译法。我想这两小段话大概可以这样来翻译：

我说：“怕什么呢？反正到明年一月我们又能回到过去那样，中国又不会跑了，中国会随时在那儿把我们召唤回去。”

我打量着凯文的脸庞。显然他在等我说完，这是他对付我的**惯用战术**，这自然有他的道理，要知道，他这一招几乎屡试不爽。我们俩要是说不到一起，他总会站在一边，一声不吭，等着我自己下不了台。

2. Decay then leads to the stage of invasion “when the civilization, no longer able to defend itself because it is no longer willing to defend itself, lies open to ‘barbarian invaders;’” who often come from “another, younger, more powerful civilization.”

The overriding lesson of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however, is that many things are probable but nothing is inevitable. Civilizations can and have reformed and renewed themselves. The central issue for the West is whether, quite apart from any external challenges, it is capable of stopping and reversing the internal process of decay. Can the West renew itself or will sustained internal rot simply accelerate its end and/or subordination to other economically and demographically more dynamic civilizations?<sup>1</sup>

伴随衰败而来的是入侵阶段，“当一个文明不再能够捍卫自己，因为它不再愿意捍卫自己之时，它便向野蛮的入侵者敞开了大门”，他们常常来自“另一个年青的、更强有力的文明”。

1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307.



然而，文明史中压倒一切的教训是，很多事情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不可避免的。文明能够，并且已经自我改革和更新。西方的中心问题是，除了任何外部挑战之外，它能否制止和扭转内部的衰败进程。西方是进行自我更新，还是任凭内部持续的腐败加速其终结和（或者）屈服于其他在经济和人口方面更充满活力的文明？（第 349—350 页）

原文选自美国塞缪尔·亨廷顿的著作（请参见第 1 章相关介绍）。上面的译文让人读后似懂非懂，问题出在哪儿呢？我找来英语原版书，发现译者主要是没有理解或处理好 history 这个关键词语，history 未必要译成“历史”。试改译如下：

衰败招致入侵。“当某个文明不再愿意捍卫自己，因而无能捍卫自己时，它便向‘野蛮的入侵者’敞开了大门”，这些入侵者常常来自‘另一个、更年轻、更强大的文明’”。

然而，文明的兴衰更替给我们上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很多事情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不可避免的。西方的中心问题是（且不说还有来自外部的种种挑战），它能否制止和扭转内部的衰败进程。西方能够自我更新，还是任凭内部持续的腐败加速其终结和（或）屈服于其他在经济和人口方面更充满活力的文明？

### （三）扬长法

本章要介绍的扬长法，即扬长避短的意思，指的是许渊冲教授提出的“发挥译文语言优势”的理论。1981 年，许渊冲在《翻译通讯》第 1 期发表《翻译的标准》一文，他指出：“忠实于原文内容，通顺的译文形式，发挥译文的优势，可以当作文学翻译的标准”。他还指出：“在翻译的三条标准中，我认为忠实和通顺是翻译的必需条件，这就是说，翻译不能不忠实于原文的内容，译文也不能有不通顺的形式；而发扬译文语言的优势却是个充分条件，也就是说，翻译可以不发扬译文语言的优势，但发扬了译文语言优势的却是更好的翻译。是否符合必需条件是个对错问题，是否符合充分条件却是个好坏问题。”1982 年，翁显良在《翻译通讯》第 1 期发表《写实与寓意——谈记叙文翻译》，几乎提出了相同的主张。他指出，外国文学作品的汉译，要用汉语之长。汉译的技巧，说到底，无非是摆脱原文表层结构的束缚，自由运用汉语再创作的技巧。什么是发挥译文语言的优势呢？请看许渊冲引用的两个例子：

1. —“How much did you suffer?”  
—“Plenty,” the old man said.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你吃了多少苦呵？”  
——“一言难尽，”老头说。（《老人与海》）
2. —“Hyde Park you said, didn't you? I'll be there to cheer you.”

—“It’s a promise,” he said. (*Betrayed Spring*)

——“你说海德公园，是不是？我准来给你打气。”

——“那就一言为定啦。”他说。《《辜负春光》》

许渊冲认为，两例中的 Plenty 和 It’s a promise 的译文，都是比原文表达力更强的语言形式，也就是“发挥了译文语言的优势”。许渊冲在另一篇文章中<sup>1</sup>还列举了他自己翻译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昆廷·杜沃德》第一章里的一段话：

3. The jousts and tournaments, the entertainments and revels, which each petty court displayed, invited to France every wandering adventurer; and it was seldom that, when arrived there, he failed to employ his rash courage, and headlong spirit of enterprise, in actions for which his happier native country afforded no free stage. (*Quentin Durward*)

**初稿：**各个小朝廷都夸耀的比枪演武、饮酒作乐，把每个胆大妄为的流浪汉都吸引到法兰西来了：很少有个流浪汉来后不能显示他鲁莽的勇气和轻率的冒险精神的，而他更幸运的故乡，却没有为这些活动提供自由的舞台。

**定稿：**各个小朝廷都引以为荣的比枪演武、饮酒作乐，使四海为家的玩命英雄闻风而来；难得有个好汉到了法兰西不能一显身手，表现他的匹夫之勇和冒险精神的，而他幸运的故国却没有提供这些英雄用武之地。

许渊冲指出，翻译文学作品，要问自己三个问题：1. 译文是不是忠实于原文？2. 译文语言是不是通顺，有没有“避短”？3. 有没有发挥译文语言的优势，有没有“扬长”？他觉得上面这段话的初稿译文不能回答第三个问题。因此，反复推敲后对译文进行了修改。而定稿译文中的“引以为荣”“四海为家”“玩命英雄”“闻风而来”“好汉”“一显身手”“匹夫之勇”“英雄用武之地”，都是比初稿中相应的措辞更好的表达方式，可以说是发挥了译文语言的优势。自己读后觉得满意，甚至得意，有点读历史小说之感。

但是，对发挥译文语言优势的提法也有不同的声音。代表人物有翻译家董乐山和外语专家陆谷孙。董乐山指出：“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发挥汉语优势’，就不是一种科学的提法。我不懂什么叫‘汉语优势’，如果是滥用中文成语，什么‘南柯一梦’‘黄粱美梦’‘寅吃卯粮’等等，一部外国文学作品成了中文陈词滥调的堆砌，这就不可取。至于什么‘风流女皇’‘交上了桃花运’也就更是等而下之了。中文成语要用得恰到好处才是。”<sup>2</sup>陆谷孙则说：“我不喜欢那种挣脱‘紧身衣’，恣意满足译者一己表达欲的翻译；我更反对‘发挥汉语优势’，以译本和原著‘竞赛’（各种语言都在称职地为操这种语

1 许渊冲，“知之·好之·乐之：三之论”，《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年第6期。

2 董乐山，“翻译的要求”，《翻译通讯》，1985年第11期。

言的人群服务，何来优劣？如何竞赛？），要‘借尸还魂’（原著明明是活生生的文本，已经并正在又将继续被读者‘解读’，如何是‘尸’？）等等别出心裁的高论。”<sup>1</sup>

针对这些批评，许渊冲认为，这里存在一个认识问题。创作和翻译都可以比作绘画，创作以现实为模特，所以翻译就不能只以原作为模特，而要以原作所写的现实为模特。两种不同的文字要表达同一内容，总有一种文字表达得好一点，一种差一点，或者两种文字不相上下这三种可能。无论哪种可能，在他看来都是竞赛。表达得好一点的叫“优势”，差一点的叫“劣势”，不相上下的叫“均势”。西方文字之间差距较小，做到均势比较容易，中西文字之间差距较大，要做到均势就不容易，有时甚至是不可能。因此，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就应该扭转劣势，争取均势，最好能发挥优势。发挥译文语言优势，就是要用目的语最好的表达方式。中西语言各有优势，四字成语是汉语的优势之一，就像关系从句是英语的优势之一，但发挥汉语优势并不限于用四字成语，也不等于用四字成语。一个词是不是陈词滥调，要看它用在什么场合。<sup>2</sup>另一方面，许渊冲也承认，他的提法，或他的用词未必妥当。他说起过他在两次发言中听众的不同反应，有一次座谈会有人当场说听不懂，但在另一次讲座中却没有人说听不懂。回想起来，主要区别是，第二次他既讲了中文，又讲了英文。中文他说“发挥译语优势”，但英文并没有用什么 *advantage* 或 *superiority* 之类的词，而是说 *make full use of the good expressions of the target language*，回译过去就成了“充分利用好的译语表达方式”，换言之，就是“用汉语之长”。<sup>3</sup>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发挥译文语言优势的主张，但反对的意见也提醒我们，在“用汉语之长”时也不宜使用民族色彩过于浓重的词语。我个人的经验是，发挥译文语言优势，是改变定向思维、突破原文表层结构的一种立竿见影的方法。我曾在课堂上做过实验，先讲上面的《老人与海》的例子，再要学生翻译《辜负春光》里的 *It's a promise*，结果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能用上“一言为定”这个成语。我在另一个班里找了10个对“发挥译文语言优势”没有任何概念的学生做实验，结果有四个学生翻译成了“这是个承诺”，一个学生翻译为“这是个承诺哦”，一个学生翻译为“我承诺过的”，两个学生翻译为“那说定了”，两个学生翻译为“一言为定”。也就是说，占六成学生翻译时受了原文词典释义的影响。当然，在多大程度上能发挥译文语言的优势，还依赖于译者的语言储备。请看下面一组词语，有的看一眼就能联想到好的汉语表达方式，有的则需多动点脑筋。读者不妨试试，翻译后再对照书

1 陆谷孙，“我与翻译”，《中国翻译》，1998年第1期。

2 刘季春，《实用翻译教程》（修订版），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

3 许渊冲，“知之·好之·乐之：三之论”，《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年第6期。

后提供的参考答案:

- (1) in perfect harmony
- (2) throughout the ages
- (3) to be all seriousness
- (4) a lucky accident
- (5)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 (6) wait and see

一些翻译名家之所以能成为名家,就在于他们能用汉语之长。请欣赏下列漂亮的译文:

1. She [Mattie] slipped from him [Ethan] and drew back a step or two, **pale and troubled**. (Wharton, *Ethan Frome*)  
她轻轻的从他怀里溜开,退回一两步,脸上惊惶失色。(吕叔湘译)
2. He [Ethan] dropped back into his seat and hid his face in his hands. **Despair seized him** at the thought of her [Mattie] setting out alone to renew the weary quest for work. (ibid.)  
他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了下去,两只手把脸蒙住。想起她一个人出去重新登上找工作的艰辛旅途,觉得万念俱灰。(吕叔湘译)
3. Vain and tactless, he [Ribbentrop] told the British that Hitler's offer was not subject to negotiation; **they must take it or leave it**. The British took it. (Shir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里宾特洛甫是个要面子而又不懂策略的人,他告诉英国人说,希特勒的建议是不能谈判的;他们要么接受要么拉倒。结果英国人竟接受了。(董乐山等译)<sup>1</sup>
4. In elective monarchies, the vacancy of the throne is a moment **big with danger and mischief**.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实行选举君主的国家,帝位一旦出缺就危机四伏,祸患丛生。(翁显良译)
5. As the campaign year began, Nixon wanted **to be on record** as a President who tried to go the extra mile for peace in Indochina. (Kalb, *Kissinger*)  
随着竞选年的开始,尼克松想立此存照,说明他这个总统为争取印度支那和平做了多少好事。(齐沛合译)
6. "Is it a crime to try and look my best when *you* come here?" answered Mrs. Rawdon **plaintively**, and she rubbed her cheek with her handkerchief as if to

1 根据扬长法,这个句子的前一个分句还可改译成:里宾特洛甫(希特勒的外交使者)是个要面子而又不懂策略的人,他告诉英国人说,希特勒的建议是不能讨价还价的;他们要么接受,要么拉倒。结果英国人竟然接受了。

show there was no rouge at all, **only genuine blushes and modesty** in her case.  
(Thackeray, *Vanity Fair*)

罗登太太如怨如诉的说道：“难道说你来了，我不该把自己打扮打扮好看吗？”她把手帕擦抹自己的腮帮子，仿佛要证明她脸上没有胭脂，而是因为羞人答答的，所以有些儿红晕。（杨必译）

情景法、回避法和扬长法，既相互区别又有交集。可见，若能善加运用这三种方法，就能较好地突破原文的表层结构，提高译文的表现力。

## 5

### 练习

#### 练习 1 句子翻译

下列句子选自一位美国传教士的日记 *An Eventful Year in the Orient*。所选句子可能会在理解和表达上有一定困难，请尝试将这些句子翻译成中文，再对照书后提供的参考答案，这将有助于提高对本书提倡的一些翻译理念的认识。

1. Shanghai is more and more taking on a military appearance. Soldiers and sailors of all nationalities are abundant on the streets.
2. This was a very interesting trip because so much of it was made in sight of land. Japan is a country of islands,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them. They look like mountain tops with the bases submerged. Apparently no land is permitted to go to waste in Japan.
3. On the way home we passed a very fine city park. This is maintained by visitors who must pay a few coppers each for entering it. We wondered how this park came into being, as it is an unusual thing for China.
4. The Japanese had two fights, and in both cases it was the crowd against one man. They don't seem to have the English spirit of fair play in giving a man a chance. ...This fighting made some of the passengers question the advisability of going ashore in such a country, but the desire to see this new fairyland was too great to be squelched by a few fights, and so almost all of us decided to go ashore.
5. Rickshaw riding is very comfortable, and an excellent way to see a town, but I must confess it gave us an unpleasant sensation to be pulled around by another human being. We consoled ourselves with the thought that the men were very eager for our patronage and that we were paying top prices for their efforts.
6. Last night there seemed to be an unusual racket outdoors, with dozens of dogs barking violently. I went out to see what might be the trouble, but we are living

too far from the main road for me to note what was going on there. Apparently it was nothing serious — just an unusual number of people on the road.

7.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new year) celebration the Chinese have one custom which might well be followed in other countries, viz., that at 12:01, their New Year's Day, every debt must be paid. The Chinese believe in this custom with a vengeance and will pawn everything they have, if necessary, to meet their bills.
8. In general one will find that city streets built in China centuries ago are very narrow. In Jukao, the city in which we are doing our mission work, the main street is so narrow that at some places I can touch the stores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eet at one time.
9. Upon boarding the *President Lincoln* we were surprised to see so many marines on deck. We learned later that there were fifty of them with officers. The reason for these marines being present was that there had been a threat of mutiny on board.
10. The Grand Canyon was next on our route. Our first impression of the Canyon was much the same as that of our first view of Niagara Falls. Ever since childhood we had heard and read and pondered so much upon the magnitude of these marvels of Nature, that, when our ambition to see them was realized, there was a tinge of disappointment that they were not even greater than they actually are.

## 练习2 名家论翻译

下面这段文字节选自法国翻译家安娜·达西埃 (Anne Dacier, 通称达西埃夫人) 为她翻译的《伊利亚特》所写的导言部分, 该书出版于 1699 年。<sup>1</sup> 请仔细阅读并尝试将这段译论翻译成汉语, 可取学习理论和提高技能一举两得之效。书后附有参考译文。

What I say here is said mainly to enlighten certain people who tend to have a very unflattering and highly erroneous idea of what translations are, mainly because they are almost totally ignorant of the nature and beauty of the Classics. They imagine translation to be a servile imitation in which the flowering of the

<sup>1</sup> 转引自 André Lefevre, *Translation / History / Culture: A Sourcebook*.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